

生命在雨声中悄悄拔节

□马 骏(回族)



“马骏，你还听着吗？”

电话那头，西吉县文联的老师不停询问。此刻的我却迟迟没有说话，大脑停滞在空白状态。这是很普通的一天，我如往常一样，早晨摇着轮椅去公园锻炼身体，下午来到图书馆读书。一个电话打来，西吉县文联的老师说，张宏森书记要来看望我。

那一刻我大脑极速转动，迟疑了一下，想到了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那位张宏森。可我立马笑了，笑自己好傻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自己的欲望怎么会这样高涨，怎么会想到遥远的北京去了？

“哪个张宏森书记？”我疑惑地问。

“就是中国作协的宏森书记呀，他要带队来咱们西吉县调研啦。”

得到了准确答复，一时间心怦怦跳个不停，好像是一场梦境。这阵子积压在心头的失落感一瞬间荡然无存，只留下兴奋和期待。前不久，中国残联宣传文化部指导举办了第二届全国残疾人文学创作研修班，在全国35名学员中，我是宁夏唯一的人选者，喜悦之情自不必说。然而，当得知举办地点在安徽后，心里凉了一大截。一个躺在床上、连翻动一下身子都是奢求的人，怎么可能跋山涉水，到千里之外去参加研修呢？这个梦，就和我心中的鲁院梦一样，尽管无拘无束，却因身体条件所限，只能出现在美好的梦里。

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。六年前，也是这样无力地躺在炕头，手机屏幕上，一个个同学在QQ空间发着新学期的大学校园报到的照片，我却只能守着一张被撕毁的通知书，躺在那里。可怜的弟弟，刚一降临人世，就因医疗事故导致右半身瘫痪，成了又一个我。我考上大学那年，弟弟三年级，母亲已经无法背着他上下楼。看着那双亮晶晶的眼睛，我无法想象

他会怎样熬过不上学的日子。

如今弟弟已经初三，父亲扛着弟弟，像扛着当年的我一样走向学校。弟弟得知我要去安徽的消息后默不作声，如果父母陪我出了门，他便要请假在家。还有一个多月就要中考，关键时刻怎能掉链子？我便又像放弃读大学的机会一样，放弃了去安徽学习。

苦难到底带给我们什么？当一个人失去了追逐物质、权力、爱情的能力的时候，当一个人对久旱逢甘霖、他乡遇故知、金榜题名时乃至洞房花烛夜感觉完全是一种奢望的时候，还能做些什么，又能留下什么？读史铁生的书时，我常常这样胡思乱想。

5月8日那天，久旱的西吉下了一场瓢泼大雨，彩钢屋顶噼里啪啦响个不停。我坐在屋子里，脑海乱作一团，有开心也有紧张，有失落也有希望，像极了那个即将出嫁的女孩，手足无措地等待着亲人的到来。终于，宏森书记如约来到我家，丝毫没有因此天气而调整计划。父亲把他请进我的房间，他谦逊地来到我的轮椅面前，微笑着半弯下腰与我握手。姑姑推着我来到更宽敞些的沙发旁，宏森书记坐在沙发上。他关切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，倾听我怎样走上文学之路。

“庆幸的是，我遇到了史铁生，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巨人，那个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挚友。”我开心地说：“当我读到《我与地坛》里一个片段的时候，心里满是激动。史铁生先生看见小女孩有危险，摇着轮椅用自己薄弱的身躯，在地坛的草地上挡在小混混面前。那一瞬间我在想，我为什么不能，不能像他一样走出去感受这个世界？”

宏森书记会心地点点头，没有打断我，示意我继续说下去。

“我很开心在文学路上遇到了一群可爱的人，遇到了很多很多干净的灵魂。当他们和我握手的那一刻，眼睛里的光芒是那么纯洁。我常常被称作残疾人，这是我不可避免的一个称号，它固然给我带来了一些有色的目光，但是文学路上这些可爱的人给了我勇气，让我的心情有了大的改变……”

我说这番话，完全是由衷的。宁夏作协将我这样一个初学写作的“95后”吸收为会员，固原市作协让我担任副秘书长，“文学之乡”西吉县的前辈对我同样关爱备至，我的《青石台阶》等散文被《六盘山》《宁夏文艺家报》《固原日报》《葫芦河》等报刊选用。几年前，在我对写作失去方向和信心，甚至羞于将作品拿出示人时，时任《民族文学》编辑的石彦伟老师在微信里留下几十条语音，热情肯定了我写作的价值，还发来许多优秀作品让我参考学习，亲自帮我改稿，鼓励我勇敢投稿，杂志社的杨玉梅、安殿荣、吉力力等几位编辑老师也都热情地指点帮助我……他们都是在文学路上遇到的“干净的灵魂”。

因此我继续说：“是文学给予我希望和力量，让我有勇气走出家门，去感受这个世界。它并不像别人眼中那样昏暗到底，也不是别人说的那样光明无限，只有自己经历了，才知道这五彩斑斓的世间到底是怎样……”

当我说到这些的时候，宏森书记满脸的微笑让我无法忘却。他轻柔地说道：“你说你出门时，面对了很多纯洁的眼睛，很多美好的灵魂。实质上我们也是在面对你，你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。希望你的身体能够在医疗过程中恢复得越来越好，也希望你能把这些对生命的心得和感受都转化成有力量的文字，形成更好的作品。”

离开我房间前一刻，宏森书记又亲切地和我握了手，重复了一遍：“期待能早日读到你出版的作品！”那个背影渐渐远去，雨声还没有停。我忘不了那和蔼可亲的笑容，纯净如水的眼光。他用最温情的话语，温暖了一颗伤痕累累的心，给了我站立起来的希望。

那天下午，弟弟也是满怀期待，想见见这位北京来的贵宾，可正巧与他放学时间撞上。他自己下不了楼，需要父亲去背他，来不及赶回，所以父亲让他先在学校待会儿。弟弟刚在学校领到一张奖状，是年级前50名，老师把弟弟坐在课桌前手捧奖状的照片发在了家长群里。晚自习结束后，父亲把捧着奖状弟弟带回家，就这样错过了见到客人的机会。不过，听到我兴奋地讲起刚才发生的一切，他听得津津有味。

那夜的雨下了很久，窗外是一片朦胧的水幕。一场喜雨，对于广大的世界而言，或许是再寻常不过的，但对于西海固的大地来说，无数不可尽知的生命就在这蓬勃的雨声中悄悄拔节。

(作者系“95后”基层作家、固原市作协副秘书长)

怒江边的幸福画卷

□彭憬英(白族)



具特色的峡谷风光，想象与三两位朋友相约到灯笼坝过周末，在自扁王基村的火龙果基地农家乐里观赏怒江大峡谷风光，品尝火龙果酒，品味傣族风味饭菜，乡土文化在舌尖上流连，这是何等惬意啊！

牵挂火龙果基地里农家乐的打造情况，我再次走向基地。火龙果树修枝打杈痕迹显眼，枝条翠绿，一地流淌的绿色里稻草突兀，这是农家乐屋顶的装饰性稻草。农家乐的房屋群已经打道好了，外观富有傣族旧时民居风格，稻草屋顶下是竹木结构餐厅，玻璃门，每间房子里放着木圆桌、木椅子，木墙上装有空调，厨房、卫生间、小卖部等配套房屋一应俱全。我打开一扇玻璃门，在圆桌边拉开一把椅子坐下，江风透过火龙果枝条从洞开的玻璃门里涌进来，在心上荡起涟漪。

走在自扁王基村，无论学校、村里人家还是牛养殖基地，无处不见帮扶足迹，火龙果基地及产业链即是佐证。自2015年中交定点帮扶自扁王基村以来，中交集团派驻了五位驻村第一书记，来自中交四公局二公司的苏常礼成了第五位驻村书记，兼任驻村工作队队长。火龙果基地里的农家乐、鹅卵石通道及格桑花是他的创意，他要把火龙果产业与大兴地镇的文旅相融合。坐在美丽风景里，期待与祝福令心境犹如流经灯笼坝的怒江水，貌似平静的水面下隐藏着激流。说不清楚自己为何一次又一次来到自扁王基村，打开自扁王基村这幅画卷，展读刻写在这块土地上的深情，坐在安静的时光里，倾听怒江低吟浅唱，在光影的键盘上滋生了谱曲填词的愿望，一曲天籁之音在心灵上自然生成。

从大兴地镇中心学校的塑胶体育场，到自扁王基村小组、卯照村的边境幸福村人居环境提升项目，追寻帮扶人留在高黎贡山深处的足迹，在火塘边倾听前辈讲述自扁王基村前世今生，感慨自扁王基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站在山冈上，望着连绵起伏的群

山里星罗棋布的现代村庄，以及蜿蜒穿行大山中的四通八达的公路，我联想起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上的条条盐茶古道，缅怀起怒江抗战往事，当年六库土司率领鲁掌土司、登埡土司、老窝土司、卯照土司，积极组织怒江两岸各族人民投入怒江抗战，抒写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，而今自扁王基村人民团结一心奔跑在边境幸福村的美丽家园建设里。泸水市辖境内的古道是古西南丝绸之路重要通道，连接滇缅茶马古道，作为茶马古道上的一个村委会，从自扁王基村的变迁中可以管窥怒江沿线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。思绪在历史的烟云里穿行，捧读自扁王基村傣族群众对红土地的草木情深，我对这片土地充满了崇敬。

村委会旁边的村民活动中心，起奔弹响了，摆时对唱的天籁之音拉开了夜幕。中交兴地农贸市场的建筑工地正在赶工期，晚上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不亚于白天。火龙果基地灯火通明，灯光映照美丽公路绿道边的大兴地桥，桥上霓虹闪烁，五彩灯光倒映江面。我走在灯光里，穿过火龙果基地，走向美丽公路绿道，过大兴地桥，走到江东岸的村庄里，在狗吠声声中返回江西岸，一路上不时碰到散步的人。沐浴晚风，在自扁王基村夜色里悠然漫步，幸福感洋溢心头。

(作者系云南籍作家)



糟糕的路途令人望而生畏，即便是在一线城市的广州。由于水路的阻隔，地图上相邻的两个小点，可能得走上大半天。到处是河涌以及香蕉地、甘蔗林，没有一条公路是公交车可以直通的，南向行驶的汽车在满是灰尘的泥沙路上翘起前行，像个裹脚的老太太摇摇晃晃。广东省作协原主席、小说家、剧作家陈残云坐在小汽船的夹板上，手扶船舷，表情怡然，身体保持着挺直的姿势，远眺要去的前方——鱼窝头公社。

鱼窝头位于番禺沙湾河南面，绿野田畴，河涌纵横，千百年来自珠江水的冲刷和人工围堤而形成沧海沙田。据《庐江何氏原宗统传》记载：“何氏四世祖何德明（留耕堂始祖，从广州清水濠迁至沙湾青萝峰下，即今北村），于南宋绍兴六年（公元1233年）纳入广东常平司，承袭官荒山园地，土名第六洲田、乌沙田、蚝田沙田。”此时沙湾何氏以官价在鱼窝头购买草滩荒地。至明嘉靖元年（公元1522年），筑围已伸展至滘尾沙（鱼窝头马克村），大坳沙。也即是说，鱼窝头开始围垦造田至今大约500年。几百年来，面对纵横交错的沙田水乡，道路完全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，人们习惯于水上运输，而道路就像一个表情阴冷的旁观者，嘲笑着行者的尴尬。只有那河涌边黑色瓦檐上飘出的袅袅炊烟，召唤着人们归家的心情。

鸬鹚河、水杉、稻浪、蔗林，宅基地上新盖的砖房，河堤上鸡鸭随处可见，晴空中小鸟几随风舞。临街的居民，有人在饮酒、喝茶、打盹、做掸粉、听咸水歌，突然一声狗吠，叫醒了沉思的访客。早上出发，从广州市区坐车过渡到番禺市桥，再从市桥坐小汽船到鱼窝头公社，已是日影西斜了。

二

1982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4点半，陈残云为体验农村生活，想到番禺南面的沙田水乡鱼窝头公社去走走，了解农村改革开放和农业经济发展情况。他选择去东深大队第三生产队，想看看新近养殖美国AA鸡的农户，了解这种进口鸡的养殖情况。陈残云按照既定目标径直往公社办公地走去，公社书记黎庆亮和办公室主任张贵德出门迎接，年轻的文书冯耀南做好服务。相互问候后，他们就在种满芒果树和白兰树的公社园子里喝茶、歇息，享受扑鼻的花香。眼看暮色一步步逼近，为尽快接触到农户，陈残云在黎书记的带领下走出公社园子，向不远处的三队农户冯秋桂家走去。

说到鱼窝头公社，也就是后来的鱼窝头镇政府，我20年前也在党政办做过文秘工作，跟以前从经济办借调来的冯耀南一样撰写文稿、记录历史。关于昔日陈残云的到访，我总会想起近日某个下午与冯耀南的闲聊，由此牵动那些朴素而清雅的往事。

陈老师一行出了公社大门，向左走百米，进入东深大队（现在的东深村）新开挖的一段河涌。基堤铺上的黄色山泥像洒上一层金色，路旁已盖起了一排二层高的农民新居。当时大队进行了统一规划，背向河涌的民居后墙一条线看齐，面向河涌的民居前墙也是一条线，每幢房屋之间相隔八尺（约2.5米），房屋与基堤相距4米。基堤比房地高80公分，上下基堤农户自行设置台阶或斜坡。

行走在房屋背后的基堤上，陈残云对这些规划整齐的农民新居大加赞扬，说农村的面貌改变很大，广阔的农村大有希望。但行走间见到基堤外那3米斜坡，农户做了猪舍、鸡舍，有种瓜菜的，还有堆放杂物的，甚至建有厕所，觉得很不好看。见到一户主正在砌墙建杂物房，就马上蹲下与主人商量：“能否在路边留一米地方种绿色植物，再建房舍？”户主说：“已做了地基，难变动，最多摆些盆景来掩饰。”陈老师听后很高兴，还说会向公社提议，在农村开发规划时要注意环境绿化，眼睛要朝前看，眼界要高点。如今这段河堤路早已铺上水泥，人来人往，还进行了一河两岸改造，围上石护栏，堤岸种了很多细叶榕，河边种了很多美人蕉和水草，郁郁葱葱。

一路往前，陈残云边走边看，见到肥猪就弯腰抚摸，一边对大家说：“养猪不但要用米糠喂，用剩菜加青饲料喂最好，两年可以出栏达二百五十至三百斤，可挣250元，帮补农户一年的生活费用。如果养鸡3至5个月，养鸭5至10个月，就要经常用些消炎药混入饲料以防病害。”在经过一块低洼稻田时又说：“种上高秆秧苗是对的，但生长周期长，超105天才能收割，产量也不高。这些低洼土地最好再挖些塘泥、涌泥来增高，或种植旱地作物最好。”这些准确的农业生产知识以及对农村生活的认知，让在场的干部群众自感汗颜。

走走停停，终于到达东深三队养鸡户冯秋桂圈养美国AA鸡的栅舍。户主介绍，这些AA鸡苗是新品种，由本地有“出海证”的渔民从香港水路带入，并配带相关的饲料和药品，到达后再由畜牧站检验，符合要求才允许入栏，鸡苗2.5至3元一只。鸡舍搭棚离地50公分，周围用蚊帐布包裹，鸡苗不下地，又叫棚上鸡，养100天上市，成本每只5元，能卖出10元一只，主要销售到饭店酒楼，具有清淡爽脆的口感，还可以做出“大鸡三味”，即飞片起肉，伴红枣木耳大煲，鸡杂和鸡皮炒菜，鸡胸、脚、翼煲汤。陈残云听得津津有味，还认真地掏出笔记本做起笔记来。

然后又到另一养鸡户王家去看。这户更讲究，鸡舍建在二楼阳台的瓜棚下面，既遮阳又清凉，主人还在鸡舍旁摆张八仙桌，配几张竹凳，边纳凉边品茶，边看AA鸡成长。这布局令陈残云赞叹不止，并说：“现今农村正在变化，人们已从温饱转向消费享受，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经济政策在农村体现的好成果。”两位养鸡户也向陈残云说：“希望改革开放的政策不要变，我们农民才能有奔头。”陈残云随即鼓励大家：“要相信党和各级领导，政策不会变，大胆干。”

不觉已是下午6点，大家启程返回公社。傍晚时分，夕阳西下，途经小河堤岸，河边有收工的社员正在洗衣、洗菜、洗衣服，小孩在门前玩乐，好一幅水乡人家的胜景。还有几个妇女隔河对唱咸水歌：“你地一边涌，我地一边河，你地个边的大姐仔，做晒我地这边青头仔的老婆。”“我地一边河，你地一边涌，我地这边的男仔，做晒你地个边搂人妹的老公。”边洗边唱，边唱边泼水。见此情景，陈残云深有感触地说：“这种农村即兴对歌场面，我早些年在东莞麻涌（代表作《香飘四季》在此写成）驻队时常见，乡土气息浓郁，很有生活的味道。”他还边走边唱出“共产党来恩情长”“东风阵阵稻花香”等咸水歌词。

回到公社后在饭堂用餐，席间陈残云与书记、主任简略讲了些自己的所见所感：“今后农村肯定会大变样，我们的希望就在这田野上。我们要做好道路交通和住房的规划建设，不要一叶障目，要有长远的打算。”公社干部也向他汇报了公社的发展目标和方向。

晚饭后，大家又陪陈残云到河边散步。黎庆亮书记说：“今后河涌边的房屋店铺要逐步迁走拆除，拟建一条沿江大道，让人们有一个好的亲水景观。”后来公社改为区公所，再后来改为鱼窝头镇，最后于2006年并入东涌镇。同样的街道确是增加了几条，特别是十车道的鱼窝头大道，更成为一条新农村建设的样板路。但在公社旁的那条所谓鱼丰大街，因为道路狭窄，也没有升级改造的价值，几十年来还是老样子，只能算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原汁原味的水乡风情老街了。

徜徉在鱼窝头的那条老街，见到几间夜宵、日杂百货店和水果摊，听到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声和电视机、收录机声，以及教子女读书的吆喝声，陈残云说：“这条老街很有烟火味，今后肯定会更兴旺、更热闹。”是的，今天的鱼窝头正处于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南沙的核心位置，是一个吸引人们创业、实现梦想的地方。

三

几天后的1982年12月6日，《南方日报》刊登了陈残云的散文《夜宿鱼窝头》。当时交通不便，通讯也不发达，看到报纸的人们像是遇上特大新闻奔走相告：“鱼窝头上报了！”冯耀南将那份报纸珍藏了40年。前些年我主编《东涌故事》文集，便将那份报纸发表的文章汇编入书，算是对陈残云走乡村的一份纪念，而那些动人的故事也将继续在大湾区之心的东涌源远流长。

(作者系广东散文诗学会副会长)